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人與科技：A 男的故事

媒介作為一種技藝，其對人類的影響效果往往不是發生在意見或是概念的層次，而是在於穩定且無阻力的改變了人們的感覺率(sense ratio)或是知覺模式(pattern of perception)(McLuhan, 1964: 18)。

午夜時分，A 男打開電腦，連線上網。對他而言，這不過是遊走在虛擬城市、尋求類性愛刺激的另一個夜晚。偌大城市，選擇繁多，最後他打開網路聊天室的視窗，找到一個也想使用視訊的男同志，透過螢幕鏡頭，雙方有限度地在彼此面前展示出頸部以下、大腿以上的身體。A 男移動滑鼠、敲打鍵盤，MSN 對話視窗中顯示他今晚想扮演的角色與情節，同時也指示著他人的肢體動作，最後，這兩名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在彼此的注視下，觸碰自己的身體直至高潮，便禮貌性地告別、下線。臨睡前，A 男登入原有的 MSN 帳號，與還在線上的女友告了晚安後，真正結束了今夜在虛擬城市的性愛探險。

通達虛擬城市，直敲網路性愛大門的路徑繁多，A 男的故事，只是網愛多元奇巧的經驗之一。不過，這段敘事已點出幾個重要的網愛元素：陌生人意味著網路的「匿名」(anonymous)特質，雙方以「科技」(視訊、MSN)作為互動媒介，透過感官刺激的操作—亦即「凝視」(gaze)彼此的「身體」，輔以「文字」作為溝通工具，行動者對著科技以及科技另一端的主體產生情慾，最終，完成了在網路世界中的一次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這種自我實踐經驗(A 男與男同志的網愛經驗)與行動者在線下生活的自我概念(線下生活中，A 男有一名固定的女友)之間，既相互交疊指涉，也存在著矛盾與斷裂。更有趣的是，對 A 男來說，在虛

擬城市探索性愛極限，不只是爲了滿足生理上的需求，也是爲了獲得心理上的愉悅；不僅是爲了與他人共享性愛的歡愉，也是透過科技所帶來的各種可能，挑戰各種現實世界中的各種不可能。

與 A 男接觸之前，我跟多數人一樣，對這塊隱身在科技薄紗背後的領域一知半解。大眾媒體的片面報導與我實際所知的狀況脫鉤，A 男精采的故事又離我的經驗太過遙遠。身爲科技時代的網路使用者，我明白網路科技之於人類生活，包括性議題，有著越來越深刻的影響；但網路科技的流動性與不穩定，也讓過去研究或報導硬生將這座虛擬城市自我們的生活當中切割出來，線上與線下成爲兩個互斥的世界，虛擬只是真實的誇大翻版。因此，當我決定研究網路性愛時，許多質疑與揶揄接踵而來。有些說我該是性開放的，有些則說：「性愛議題俯拾即是，爲何獨挑網路？」在此，我引用的一段話來作爲研究開頭：

什麼是「開放」？「開放」是否在哪個層次上去說？…別人可能說，你是知識份子，應該「開放」；又可能說，你是女權份子，應該「開放」。但是開放一定不是把道德問題正面化這麼簡單(引自湯禎兆，2005，AV 現場)。

我談媒介科技的使用文化，談使用者如何消費科技，以及科技與消費者如何相互影響並形塑這個世界。網際網路的普及，以及它對「性」這件事的影響，漸漸受到國內外主流媒體與學術界的重視。在國外，Leone(1999)等人的研究顯示，將近有三分之一的網路使用者會造訪成人網站(轉引自 Cooper et al, 2000)，網路上最常被搜尋的主題就是「sex」(Freeman-Longo and Blanchard, 1998)，Cooper 大膽預言：「網路對性意識(sexuality)將產生重大影響，下一個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即將來臨」(Cooper et al, 2000: 519)，因爲根據研究，越來越多人在網路上自由的探索社會規範所不允許的情慾與性傾向。

國內網愛研究青黃不接，民間企業則偏向網路問卷調查法。根據番薯藤的

「2000 網路情愛大調查」，近三成網友並表示願意接受網路性愛；¹而 Durex 的「2001 全球性調查」則顯示，40%的台灣受訪者接受自己或別人進行網路性愛。²當人們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在網路上搜尋情色資訊，主流媒體、學術以及教育機構便將此聯想為有問題的使用方式。

網路交友已經不稀奇，LKK 看似勁爆的一夜情、援助交際在網路上更時有所聞，一項網路性愛觀大調查呈現 E 世代交友及愛欲表白現況：七成網路族有過網路交友經驗，有過一夜情經驗者更接近三成五。學者指出，以前性教育的重點在婚前性行為及性交易，現代網路性愛觀奔放無拘，儼然成為性教育的灰色地帶（魏忻忻，2002/09/26）。³

香港大公報報導，廣州市康寧心理諮詢熱線主持人詹春雲醫師接到的病例：小莉，患的是「網路性愛癡迷症」，這類「虛擬性愛」，正挑戰人類道德的底線，同時給人帶來生理與心理上的巨變。…一位性學專家表示，如果在性愛方面出現問題，借用網路來獲取性滿足，就會慢慢發展成為網路性愛癡迷症，這是一種心理疾病，症狀表現為性亢奮，會影響正常工作、學習、娛樂以及與他人的關係。…美國 MSNBC.com 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60%以上網友有過虛擬性愛的經驗，他們在網上進行性幻想、相互調情、結交性伴侶，並因此陷入了嚴重的心理危機與社交關係危機（王慧美，2005/9/1）。⁴

¹ 網友接受的理由包括「嚐鮮、好玩」(72.6%)，其次為「關係可以隨時結束」(43.5%)，另外還有像是「如果對方條件不錯」、「可以實現多種情色幻想」，甚至是「不用擔心會懷孕、得性病」等原因；網愛是不是意味著外遇，39.5%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和網友網交會對另一半感到內疚，男女網友回答的比例接近。

² 戴銳斯台灣區經理表示，超過半數(56%)男性接受網交，同時有 6%男性喜歡經常和不同網友進行網交，比例皆高於女性。而女性有 23%認為網交比性交更能滿足性幻想，32%覺得網交可解決性壓抑問題，26%贊同網交能達到安全性滿足，女性認同網交效益高過男性。對於是否接受自己或他人與網交對象發生真正性行為，男女接受度相同(7%)；9%女性表示自身或週遭朋友曾與網交對象發生過性行為，比男性 5%高。

³ 摘自〈網路性愛觀調查：e 世代網路情奔放〉，《聯合報》21 大台北版。

⁴ 摘自〈虛擬性愛→性愛癡迷症〉，《聯合晚報》15 版身·性·靈。

回到問題本身，性愛議題的確俯拾即是。但「性」，從來不只是性。性與性別、性慾與權力有關，我們難逃日常生活與性議題的糾結，同樣也難逃科技為我們帶來的影響與改變。這不只是性的問題，或是什麼性革命的意識，擺盪在現實生活與網路世界、大腦想像與身體運作、肉身與機械之間，網路性愛已是一種人際關係與日常生活的問題。如果網路只是真實的模擬，是虛假的世界，那麼網友也不會因網愛對另一半產生歉疚感，並將網愛行為類比為外遇了。⁵

本研究亦不是要為性作道德自辯。引用 Foucault 的話來說，更多的性論述或性話語並不同於解放。更多的揭露，可能是象徵更多的再現，並偷偷引渡更多關於性的規訓(Foucault, 1980)。比如說，台灣的大眾媒體大量談性，談論的方式卻很單向；那些性別二元的生理基礎、繞著母職打轉的性道德勸說，都被包裝在看似開放的邊緣性經驗、性技巧、賀爾蒙、性慾等論述之內，電視、雜誌、報紙或是電影永遠可以找到新的包裝方式，將性呈現為不同形式的娛樂或關懷題材，這些被暴力攤開在公領域陽光下的私領域話題，往往因為媒體的個人歸因論述，而再次被奇異化、邊緣化，永遠進不了公領域的殿堂。我們的媒體求感官效果，具有隱匿性與背反特質的網愛經常獲得青睞，總被描繪為「社會脫序的狀態」。回過頭來看待「開放」這個問題，如果台灣真是個「性愛俯拾即是」的社會，那麼要思考的就不是研究者個人開不開放，而是網愛者為何要匿名上網進行網愛？為何網路性愛是反常的性與愛？網愛者希望透過網愛獲得什麼？這些需求為何在現實社會中無法獲得滿足？科技大開網愛之門代表的是社會風氣的開放？或者，網路空間只是一個讓人尋求逃避之所、另一個被規訓的空間？

從現代科技的脈絡看網愛，毋寧是訴說著人與人、人與自我的互動故事。這不僅涉及社會制度，更是一種心理狀態的重新調整。例如，受到科技、影像、網路的影響，感官，特別是「視覺」引導了我們對於「真實」的判準(葉啓政, 1994)。我們從媒體接收了完美性別典範該有的外型與氣質，網愛則允許網友以幻想補足

⁵ 同註 1。

網愛對象的不完美；但另一方面，科技快速流動與其所產生不斷流動的情境，卻動搖了「真實」(盲點)的概念(葉啓政，1994)，我們進而相信自己形塑出來的完美典型。於是，那些關乎性別的、性意識的、生／心理的、認同文化乃至於真實／虛構的界線，漸漸模糊交融。因為肉體不再「固著」，人對自我要求以及人際交往都有所改變。

A 男的故事描繪著一個複雜的科技年代，主體紛雜的慾望流動在科技形塑的虛擬城市中，透過科技中介，人可以建立關係，甚至達到生理上的高潮，似假還真的一切模糊了大腦與肉身、人類心智與人工智慧的界線，挑戰了社會各種二元對立的規範，包括兩性關係(男性與女性)、二元情慾(正常與非正常)、二元性別(男與女)。A 男的網愛操作，並不只是單純透過科技進行虛擬的性愛行爲，也不只是對螢幕背後的另一個人產生情慾；更深一層來說，A 男或許是透過科技維繫、強化對自己以及主體的掌控，不只是對他人或自己，也對科技產生了情慾反應。

第二節 網路性愛面面觀

你可以在此工作、嬉戲、墜入愛河，但若你想在網路空間裡做愛，請記得打開你的數據機(Sandy，轉引自 Stone, 1995)。

一、網路性愛的詞與義

情色是極爲古早的活動，當情色走入網路世界，我們便爲網路情色活動賦予新的名詞：網路性愛(cybersex)。算一算，不過 38 年前(1969 年)，網路還僅限於國防用途，到 80 年代中期民用網際網路(Internet)的產生，90 年代末達康公司泡沫化，不論景氣如何來回起伏，網路科技已迅速擴展至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以網路作爲一種近用(access)資訊的工具，然而聚集在電腦中的人們、商品與想

像，卻塑造出一無遠弗屆的社會生活環境與人際交往空間，虛擬城市成爲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人們透過網路購物、開會、交友，也藉著網路與科技解決性愛需求、發展網戀。

廣義來看，網路性愛(cybersex)屬於一種網路色情(cyberpornography)活動，網路色情泛指與電腦相關(computer-related)的情色意圖使用方式，包括利用電腦設備來生產或獲取色情的相關資訊，例如：瀏覽、儲存情色文字、圖片與影像，或者利用網路張貼與查詢有關網路的性愛訊息。狹義的網路性愛(cybersex)則是指直接經由電腦中介(compute-mediated)的方式，將電腦視爲一滋養情慾的情境，個人透過線上的互動環境，與他人產生「無身體接觸」的性愛行爲(林宇玲，2002)。不論網路色情與網路性愛的行爲如何交錯並相互影響，本研究主要聚焦於探討後者，亦即網路性愛(cybersex)。

關於網愛的定義與影響，國內外研究眾說紛紜，看法不一。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如今只要運用得宜，人們便可突破網路空間的文字界線，進行視覺與聽覺的感官交流，這也讓網愛形式越趨多變複雜。下一部分整理了過去的網愛研究，試爲網愛的學術論述賦予一清晰的輪廓。

二、眾聲喧嘩的網愛研究

約莫在 1994 年前後，國外陸續出現各種網愛研究。Branwyn(1994)是最早的「電腦中介」網愛研究者之一，他將網路性愛區分爲三種形式(轉引自 Campbell, 2003)：

(一) 立基於真實(reality)：

參與者描述真實世界(real-world)的環境，並透過文字加以美化，包括長相、穿著、動作。

(二) 立基於幻想(fantasy)：

參與者幻想情節，類似角色扮演，在即時互動中共同完成故事。

(三) 強調動作(acts)：

透過電話操作電腦性愛(tele-operated compu-sex)，不同於前兩者對文字的重視，此種形式強調對特定動作的指令，專注於行動的表演。

Morse(1997)連結「無身體接觸」與「安全的性」，認為網愛是立基於線上通訊媒介的虛擬性行為，這種經由鍵盤產生的虛擬性愛是絕對安全的，因為無須碰觸身體，讓使用者能保有生活隱私，所需要的只是連線與豐富的想像力(Morse, 1997:51)。這種「無身體」與「想像力」的說法，正符合 Blair 所認定的網愛：「一種大腦的情愛活動，個人透過操作性／愛的語言來達到興奮、快感與滿足」(Blair, 1998: 207)。網愛研究赫赫有名的 Cooper(張明玲譯，2006)，則將網路性愛看成線上性活動(online sexual activities, OSA)的一種，當兩個或以上的參與者，為了性愉悅或激起性慾，從事即時(real-time)線上「性」的對話時，即可稱為網路性愛。

對學界來說，為網路性愛下明確完整的定義是一種挑戰。Branwyn(1994)注意到「身體」形象在網路互動中的重要性，將網愛界定為：「真實世界互動的極度模仿」，卻間接切割了網路世界與日常生活的關聯。McRae(1997: 74)認為網愛是「身體未接觸的情色互動，彼此或許不曾見過面，也不會交換真實姓名」(轉引自 Campbell, 2003)，然而在國內外後續研究裡，網路一夜情不乏延伸出二次情、三次情，甚至是穩定的親密關係，也有進一步約出來見面的個案。根據 Doring(2000)的說法，網路性愛是為了追求性興奮與性滿足，兩個以上的參與者進行交換訊息的社會互動(轉引自 Morse, 1997)，Doring 指出網路性愛的「即時互動」特質，但更具體的說，網路性愛交換的訊息，其實是關乎「身體」的。我們已知「身體」形象在網愛過程中的關鍵地位，過去卻將身體當作是「不在場的論述」；為了避免身體被扁平化，Hamman(1996)以「自慰」點出物理身體(physical body)在虛擬經驗中的重要性，不管是實際的自我碰觸，或是將現實世界的身體接觸經驗當作模擬資源，「身體」都是實際參與了網愛過程(轉引自 Campbell,

2003)。

性活動在網路世界中氾濫，科技也讓網愛形式多變複雜。爲了找尋有別於學者的官方定義，我在查詢 wikipedia 如何界定網路性愛時，發覺網路性愛(cybersex)被歸類在虛擬性愛(virtual sex)的範疇下。虛擬性愛爲「兩個以上的人透過傳播工具聚集在一起，傳遞有關性的具體訊息，並激起彼此的情慾」因此就算只透過電話，也是虛擬性愛。而網路性愛(cybersex)是指在網路上發生的虛擬性愛(包括 IRC、電子郵件、立即訊息、聊天室、角色扮演的連線遊戲)；有趣的是，網愛者經常會運用網路電話、手機、一般電話或是簡訊來輔助進行。⁶

綜整過去研究，由於網愛與性行爲有關，焦點就不脫性別、性傾向與性慾等範疇；如今網愛累積的文獻已橫跨實證性、描述性以及批判性研究。以「性」(性別／性傾向)、方法(質化／量化)或是典範(實證、描述與批判)來區分網愛研究，無法釐清研究意圖與結果之間的關聯性，也容易模糊研究對網愛影響的詮釋。因而我依據研究的問題意識，將網愛研究大略區分如表 1-1：

⁶ 有時電話性愛會伴隨著視訊或手寫文字發生。

表 1-1：三種網愛研究的類型

研究焦點	特色	對網愛的界定
第一類：成癮論	多屬實證性研究； 主要以調查法、實驗法、 焦點團體訪談為主。	✓ 科技：易使某種使用者沉溺。 ✓ 認為網愛對人的影響有好有壞(有時甚至負面影響較多)，結果傾向個人歸因。
第二類：工具論	多屬於描述性研究； 方法橫跨質、量。	✓ 科技：「工具」觀點 ✓ 沒有特定態度，大多停留在現象的描述，科技在此是中立的角色。
第三類：賦權論	多屬於批判性研究； 主要以田野調查、深度訪 談為主。	✓ 科技：賦予弱勢者機會。 ✓ 是社會實踐，挑戰主流價值觀，打開多元性的機會。

來源：作者整理

這三類論述經常交互重疊，研究操作也經常跨界，以網路烏托邦與惡托邦作分類雖然過於簡化，但若將烏托邦與惡托邦擺在研究光譜的兩端，有助於我們理解研究者對網愛採取的立場。從惡托邦看過來，第一類是「成癮」(addiction)說，也是初期網愛研究最常出現的論述。

(一) 成癮論：

多屬實證性研究，主採調查法、實驗法、焦點團體訪法。認為網愛對人的影

響有好有壞(甚至負面影響較多)，結果傾向個人歸因，認為科技易使某種使用者沉溺，造成有害身心的墮落行爲。Griffiths(2001)認為網路科技的匿名性與解禁特性，容易讓網路使用者產生強迫性的網路使用模式，其影響程度如同賭博、暴食、性行爲、運動等強迫症患者，因此網路性愛是網路成癮症的一種。這類研究主要以「使用時間的長短」來判定網愛對人是否有「負面影響」(包括社會弱連帶、人際關係疏離、懼怕親密關係的建立)，容易導致一種顯而易見的結果：越是社會上的性弱勢者(比如變裝癖、同性戀、女性、身體容貌不佳者)，越容易成爲此類研究下的網路成癮者。Chaney(2005)就以「無聊傾向」(boredom proneness)、「社會連帶」(social connectedness)與「疏離」(dissociation)作爲研究變項，反推人際疏離的男同性戀網路性成癮者，爲了逃避寂寞以及發洩負面情緒，才會無法自拔的陷入網愛世界中。

(二) 工具論：

多屬於描述性研究，方法橫跨質量，強調科技爲中立「工具」的觀點。類似研究不是停留在現象的描述，就是對網路空間持開放態度，對網愛尙無定論，但認爲其影響優劣兼備。Carvalheira(2003)發現葡萄牙網愛者因爲聊天室的匿名特質，多以聊天室作爲活動的起點；而性好網愛者雖然在網路上十分活躍，但多半不願意做線下的進一步接觸。根據 Cooper(2002)等人對 MSNBC 網站的使用者調查，多數人並不認爲網愛造成實際生活的困擾；因網路缺乏面對面的社交訊息，會減少壓抑，可能對人產生正面的治療影響，卻也有可能導致濫用問題(轉引自 Carvalheira, 2003)。這類研究著重受試者的自我報告，累積不少網愛的現象描繪，然缺乏進一步社會文化情境的分析，導致網路行爲容易與日常生活脫鉤，也容易使網愛「虛擬化」，僅僅爲一種真實表現的模擬。

(三) 賦權論：

多屬於批判性研究，主要以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爲主。認爲網愛是一種挑戰主流價值的社會實踐，科技成爲權杖，賦予弱勢者各種獲得權力的機會。Blair(1998)強調透過「性」的論述，參與者使用語言來獲得自信與權力，不但可

以掙脫身體束縛，也得以重新定義並協商性關係，特別是在現實生活中較為弱勢的女性，能在網路性關係裡獲得較多的主控權。Foster(2000)認為虛擬科技產生的人／機的虛擬性愛，有助於打開多種性慾，並依此檢驗異性戀的合法性。

Campbell(2003)分析兩位男同性戀者的網愛文本，輔以美國社歧視同性戀的歷史，分析網愛者如何透過與科技與身體和對方協商，並將媒介科技融入日常生活中，最終點出網愛行動與社會歧視的關聯。其他還有著名的網路酷兒研究(將於第二章說明)。

網愛繁雜的定義與研究結果，堪稱眾聲喧嘩的十字路口，但研究基本上都認同網路特質深深影響著網路性愛的發展。大多數人都同意 Cooper(2000)的 3A 引擎，認為網路具有近用性(accessibility)、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與最為重要的匿名性(anonymity)，這些特性直接或間接促成性愛在網路上的蓬勃發展，人們有機會使用網路來實驗各種不同的性意識與性行為(轉引自 Ross, 2004)。Ross(2004)進一步整理出網路行為與科技關係的三個層面：(1)科技本身日益精進造就 3A 特性，以及(2)預料之外的科技結果，就是網路空間門戶大開，出現許多情色素材，網路性愛也更方便安全，邊緣性愛流竄到網路上；(3)匿名的遠距傳播降低刻板印象的傷害，科技改變產生新的權力模式，會使用科技者(包括瞭解科技語言、新技術)將具有優勢，並發展出新的社會關係。

回顧種種研究的歧異與共通點，第三節將根據過去資料界定本研究的關懷範疇，並說明將以何種理論與網愛現象進行對話。

第三節 似假還真：定義網路性愛

在《偷情》(*Closer*)電影中，裘德洛(男主角，職業為三流作家)為了報復求愛未果，上聊天室假扮茱莉亞羅勃茲(女主角，職業為專業攝影師)，並將自己描述為極飢渴的金髮大胸部美女，吸引了克里夫歐文(第二男主角，醫院值班醫生)進

行即時的文字網愛。如果從先前研究的角度看—亦即網愛非屬於肉身接觸的範疇，也不同於現實世界的情境；則克里夫歐文在一來一往間猛吞口水、掛掉急診室來電、鬼祟向窗外東張西望、關起辦公室的百葉窗、拉下褲襠拉鍊一付準備翻雲覆雨的姿態，最後還提出水族館約會的邀約，就值得我們玩味了。以成癮的標準來看，克里夫歐文絕不是成癮者，他沒有任何社會退卻或是人際疏離的現象。我們也很難說網愛為克里夫歐文賦了什麼權，他已經是個醫生，擁有豐富的社會資源。從性別與性傾向分析，則裘德洛在網上男扮女裝的行為，稱不上是在追求其他性別或是性傾向的認同，這裡面有很大的成分是冒險，以及隨之而來的愉悅。

Waskul(2000)等人以「冒險」詮釋參與者的網路性活動經驗，網路世界是自我展現的自由空間，人們在其中界定互動的本質，並巧妙的轉化自我、身體與情境意涵；然而身體與自我的流動性，並不意味參與者破除了美麗的神話迷思，畢竟呈現出來的外表、身材或描述，都只是符碼的展現與轉換，身體的形體與標準仍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與限制(Waskul et al, 2000)。裘德洛聲稱自己是「金髮大胸部美女」，克里夫歐文不僅對這樣的身體形象產生慾望，還想邀約未曾謀面的理想美女共赴水族館；這些都是一般網路使用者所認同的主流價值觀(包括女性身體與容貌的審美觀、男子陽剛與女子柔媚的兩性氣質)，也是一般的網愛狀況：透過極度誇張主流價值來達到性激起與冒險的目的。

「冒險」一詞賦予我們挑戰體制、追求解放的想像，我們很容易將某弱勢族群的「冒險行為」等同於對霸權的「抵抗」，然而從網愛探險到主體有意識的反抗，之間似乎還有許多層次可探討，比如網愛者如何「玩」(play)身體，如何從身體獲得「愉悅」(pleasure)，其間又是如何中萌生出「抵抗」(resistance)意識。過去許多網愛研究主張賦權，希望網路能賦予人們一個自由多元的烏托邦，類似研究幫助我們瞭解性弱勢者如何在網上尋求展現自我的契機，卻容易讓我們陷入追求主體的能動性，忽略主體與權力之間的拉距關係，以及權力是如何橫跨網路世界與現實世界。此外，科技使得控制遠距離的刺激成為可能，這挑戰了過去電腦中介傳播(CMC)截然二分的理論層次，科技與科技、人與科技、人與人、線上

與線下都越趨重疊、複雜。有鑑於此，我在後面的章節中排除賦權文獻以及電腦中介傳播的舊理論，重新檢討網路空間與虛擬真實，並引介 Foucault 的性意識 (sexuality) 與自我技術 (technology of the self)，以探討網愛者與各種權力關係的合縱連橫。

綜整過去研究，網路性愛仍走在演化的進程，爲了釐清複雜的面貌，我將網路性愛定義爲：「兩人以上的參與者，透過網路即時互動，進行肉身 (physical body) 未直接接觸的性愛活動。」

第四節 問題意識

「性意識」(sexuality) 是權力之下最具可利用性的積極產物 (Foucault, 1978)；然而，「性意識」也是最不穩定的權力生產場域 (Foucault, 1980)。Foucault 將性意識的規訓管控稱之爲「性意識部署」(sexual deployment)，而作爲被規訓的性客體的我們，透過自我技術 (technology of the self) 自成一套生活風格與生存美學，其實也是自我詮釋建構的倫理主體。自我技術過程產生的愉悅 (pleasure) 是倫理主體賴以形塑自我的重要判準，愉悅來自於對性意識部署的抵抗 (resistance)，意即，竊取或顛覆性意識權力的過程；愉悅也可能讓倫理主體進一步反思性自我，使得抵抗從無意識轉換成更具有力量的意識行動。

承上，從 Foucault 的自我技術出發，本研究希望藉由網路性愛分析性意識的發展。網愛行爲究竟是網愛者挪用、玩弄性意識部署獲得抵抗的愉悅，或者只是另一種屈從於性意識部署的表現？網愛者的反思過程是否有助於網愛者形塑自我生活風格 (包括性傾向與性慾)，或是網路僅能作爲他們逃避現實生活的夢遊仙境？進一步的，我們是否可以說，這些倫理主體的愉悅與反思是對性意識部署的「抵抗」？

根據本研究對網愛的指涉，文獻第一節先從網路空間(cyberspace)⁷作為實踐真實經驗的場域談起。第二節帶入賽伯論述，闡述網路空間與網路科技為人機關係帶來了什麼樣的轉變。為了釐清網路性愛在社會文化脈絡下的意涵，第三節回顧 Foucault 對性意識的分析，整理倫理主體、自我技術、性意識部署與權力有何關係。第四節將愉悅、抵抗概念納入自我技術的分析架構中，以此闡述主體如何在網愛行為與性意識部署之間拉扯，一些背反的性(別)經驗如何透過網愛獲得紓解與愉悅。

⁷ 坊間有將「cyberspace」譯為「網路空間」、「網際空間」、「模控空間」與「賽伯空間」，本研究統一採用「網路空間」。